

吳祖光

後台朋友

文藝復興叢書第一輯

上海出版公司

文藝復興叢書第一輯

後台朋友

吳祖光

上海出版公司

不·版·
准·權·
翻·所·
印·有·

文藝復興叢書第一輯

後台朋友

(中華民國三十五年六月初版)

著作者 吳 祖 光

發行所 上海出版公司

上海廈門路尊德里十一號

定價 國幣 元

序

上海已經下了將近一個月的雨了。

今夜的雨下得格外的大，我不幸將將被淋在街上；要走很長很長的一段路才能坐上電車。因為我沒有雨衣，沒有雨傘，又沒有帽子，所以那雨水便從頭上，到頸子裏，一路通行無阻，直灌到鞋子裏。

而那路是無邊無沿的長。黑夜裏看不見雨有多大，但聽聽那聲音，體味身上冰冷的感覺，知道是越下越大了。偶爾有汽車駛過，身邊，燈光照見雨絲比蛛網還密，照見滿地活動的水泡在跳動。

好容易上了電車，我才有機會用手帕擦一擦頭髮，喘一喘氣。我混身是水，有空位子也不敢坐。車裏面聊聊地只有幾個人，但都是眉頭繃起一把，沒看見一個是稍微舒展的。車窗之外是漆黑一片，這時我只想到下車後的那一大段到家的路，心裏真是沉重得很。車門旁有一個女孩子很無聊也像很閒適地側坐着，用一個手指在凝結了水氣的玻璃窗上亂畫，我偶然看到她，看到她畫的是三個字：「落雨恨。」

她畫的只是她隨便想的，可是誰不這麼想啊！誰能忍受這長遠的黑暗同陰鬱？車停了，我又從雨裏回家；我忘記了寒冷同潮濕，雨聲伴着我的腳步，恨，恨，我心中也只有無窮無盡的恨。

x

x

x

x

x

回家來看到書店送來的校樣，我現在爲「後台朋友」作序。我從十八九歲時候起，試寫一些「人小鬼大」的文章（人們是這麼說我的。）記得頭一篇是一萬多字長的小說，叫做「宮娥怨」，在文藝月刊上被發表了。但是文章發表了，並沒有鼓勵我什麼，我

寫得反而少了。在抗戰開始那年，我開始寫劇本「鳳凰城」，以後大概平均一兩年有一個劇本寫成。小說則以後沒寫過。散文就是這集子裏的這一些。此外還有一點，但當時沒有保留，事後也找不着了。

這裏的二十六篇文章，除掉頭一篇「睡與夢」之外都是在四川的八年流浪中寫的。惟獨「睡與夢」是在抗戰前在南京的作品；這篇東西現在看看頗成問題；當時曾受某鉅公激賞，但如今我認為是一個難於瀚雪的恥辱了。這裏我之所以把它收在裏面只是爲了紀念這「轉變」。是否任何人都都有這種轉變？我不知道。但我是自己慶幸有此轉變的，否則我不知道我現在將是個什麼東西了。這裏我也可以藉這一點說明我出這集子的本意：人們發表文章多半是展露自己的長處。但我的目的是爲的暴露自己的劣點的。

至於頭一篇小說「宮娥怨」，我是頗想收到這集子裏去的，然而現在無從找到了。附帶提一句：這裏的幾篇文章，在重慶等地發表時曾被檢查掉不少地方，尤其那篇「小

城春色」先後兩次被全文檢扣，讀者們可以想想這道理，我則是想不通的。

x

x

x

x

x

上海的雨一連下一個月是夠長的了，正如同抗戰一抗就是八年，抗得小的變大，大人變老一樣的使人焦慮。戰事有如今日的陰雨，我們在抗戰期中希望勝利，希望着勝利後的光明；爲了這光明的希望，忍受一切不幸和虐待；但是勝利真的來了，看看勝利後的現象，可憐我們連那點光明的希望都沒有了。重慶多的是連天陰雨，誰知上海的雨落得更兇；在深夜裏，大雨裏，冷風裏，我們的呼喊是微弱的。我把這本小書校閱一過，只覺得全部是「苦中作樂」。要使這陰霾除盡，光明快來，光靠一支筆是不中用的了。在全國境內一片搗毀聲中，我們光喊些「愛」，「愛」有什麼用呢？這本集子在現在是起不了多大作用的，我知道。

目次

序	一
睡與夢	一
「正氣歌」跋	七
記「風雪夜歸人」	一一
「牛郎織女」序	二九
唱合詩	三三
鼠祟	三九

自疚·····	四一
迎春·····	四九
小城春色·····	五三
劇人不窮·····	六三
再記「風雪夜歸人」·····	六七
後台朋友·····	七一
寒夜思家·····	八九
新年私願·····	九三
飯館生氣論·····	九七
「阿Q正傳」圖序·····	一〇三
「夜奔」序·····	一〇七
「少年遊」序·····	一一一

哀江村·····	一一三
一個親人死去了·····	一一七
雨窗小記·····	一二一
永不相忘·····	一二五
文化事業·····	一三一
談談戲劇檢查·····	一三三

睡與夢

人活一輩子，睡覺差不多佔了半輩子，睡覺對於人生的關係真是夠密切的了。我們每一個人到世界上來，來了就睡，一連好幾個月地睡下去；而離開世界的時候，也總是睡着去的。睡覺的舒服，寫意，永遠佔據着人們享樂的最高點。最值得稱頌的是牠不用金錢，也不講勢力，無論老幼貧富，賢愚智不肖，除掉世界上最可憐的失眠症患者之外，都能得到一個睡眠。在睡的世界裏，一切都是平等的。在那裏，富翁可以變成乞丐，乞丐也可以變成富翁。皇太子可以和平民女兒戀愛成功，窮光蛋也可以笑傲王侯……睡覺是一件大事，吃飯一樣重要，比結婚更為重要。

睡覺根本是一種原始的享樂，所以並不十分需要現代化的佈置；自然柔軟的彈簧牀是會使人適意，然而我們用最原始的自然環境也許可以給我們更多的樂趣，像史湘雲醉眠芍藥網就是一個最俏皮而又富於詩意的睡覺；這樣誰能說這碧綠如茵的草地不比彈簧褥子更溫軟？醉人的春風不比天鵝絨的被子更輕柔？更何況樹枝上的小鳥唱着催眠曲，小河裏淙淙的水聲送來酒也似濃厚的睡意。

有一次，我坐在一節三等火車裏，開始着一個遼遠的程途，天慢慢地黑下去，車裏的燈光最慘綠的顏色，每一個旅客都覺得非常疲倦了。那時從深夜的人堆裏，忽然傳來一聲冗長而沉重的呵欠，這一聲呵欠影響了全車的旅客，不由得令人想起家中溫軟的牀鋪，立刻覺得眼皮發澀，頭發重，心發沉。隨後鼾聲大起，紛紛睡去。張嘴者有之，歪頭者有之，咬牙切齒者有之，口角垂涎者有之，光怪陸離，萬象畢陳。總而言之，大家都睡着了，雖然車裏空氣壞，椅子硬，沒有牀鋪。

人家說：「睡中別有天地，謂之睡鄉。」睡鄉就是夢境，夢是什麼？現代的心理生理學

家的解釋，說是一種外界的刺激促成身心上的下意識的反應。這個我們且撇開不談，我只覺得夢是超乎現實的另一個人生，像仲夏夜之夢所表現的那麼美的大同世界；牠比蒼蠅的翅還要輕，比空氣還要空靈，比月光還要美麗，忽明忽滅，不可捉摸。金剛般若經說：「一切有爲法，如夢幻泡影，如露亦如電，應作如是觀。」夢是一個虛無的幻想，一個迎着陽光五彩的水泡，一個陰陰的暗影，一顆侵曉花莖上品瑩的露珠，一道條然一現隨卽瞥然而逝的電光。

常言道：「日有所思，夜有所夢。」這種夢多半是最甜蜜的，我們白天得不到的東西，作不到的事情，往往在夢中就得到了，作到了。譬如說：心裏想着某人，然而在事實上是可望而不可卽的，思之想之，神魂顛倒。可是到了夜晚，假如夢神有靈，就把某人送來了。自己不由得有點飄飄然。最煞風景的就是在這恰到好處的時候，不是掉到溝裏去了，便是被狗咬了一口。如此一來，「適可而止。」夢盡人渺，依然故我，四大皆空，所謂「不如意事常八九，」連作夢都是如此。

縱使是如此空虛的夢，都不是我們強求得來的。賈寶玉想夢見林黛玉，不惜卑躬曲節，焚香淨手，禱告神靈，冀得夢中一親顏色；而結果納頭睡去，一覺睡到大天亮，夢邊兒也沒有沾到一點。這樣我們可以體會到「悠悠生死別經年，魂魄不曾來入夢」是何等淒涼的情緒了。

虛無的夢有時也會改變了現實的人生，最有名的就是南柯夢。南柯夢的主人在黃梁未熟的短短的時間內，竟跑到夢中的南柯國裏，去作了幾十年的東牀駙馬，嚐盡了悲歡苦樂，享盡了富貴榮華。夢醒時，他起了無限感慨，因此而參透了人生，於是居然青燈一盞，皈依佛門。夢真是不可思議，牠不分時間，不分地域，相隔千萬里的朋友，可以在夢中相處一堂，幾十年的光陰可以在夢中一閃而過。夢之於人生，是非莫辨，虛實不分，離奇恍惚，不着邊際。

古人有「人生如夢」與「浮生暫寄夢中夢」之類的話。是的，人生本是一個夢。睡鄉的夢境不過是夢中之夢，大夢之中的小夢而已。人生下地來就是一個大夢的開始，死

去就是夢的終結。世界本就是一個廣大的夢境；我們就是這夢中的人物。其中的貴賤貧富，喜怒哀樂，不過是這夢境中的遭際；有的作着轟轟烈烈的夢，有的作着庸庸碌碌的夢，有的作着幸福的夢，有的作着可憐的夢；有桃色的夢，也有灰色的夢。縱然我們在少年時代，被夢境所支配，像真事似的，爲夢境所苦，爲夢境興奮。然而到了老年的時候，也就是大夢將醒的時候，那一個不托着腮，幫子低着頭，閉着眼，心裏想着那幾十年的過眼雲烟，有如一夢呢？諸葛亮在高臥隴中之時，吟道：「大夢誰先覺，平生我自知；草堂春睡足，窗外日遲遲。」雖然他自命以爲自知平生，先覺大夢，以睡覺爲唯一的消遣。然而他終於接受了三顧茅廬之請，到茫茫人海之中作了一個角逐者，盡數十年的心力於殘酷的爭鬥，七擒孟獲，六出祁山，鞠躬盡瘁，死而後已。諸葛亮是所謂人中之龍，所謂高士。然而他終於逃不脫這夢的支配。啊！這人生如夢，這夢也似的人生。

寫到這裏，我望了望窗外，江南的暮春時節是如此美麗，前面的小河漲得水汪汪的，正是新雨之後，花草是一望皆碧之中夾着幾點紅白，越顯得嬌豔欲流，「庭蕪上塔綠，草

色入簾青。」就是這時候的景色。淺草間有一對蝴蝶在翩翩追逐。我面對着這暮春天氣，聽見樹枝擦着窗櫺簌簌的聲音，看見那一雙蝶兒隱沒在密葉叢中時，忽然想起了莊周化蝶的故事。我只覺得恍惚，輕紗也似的朦朧，我也分不出究竟是人間，還是夢中了。

飲水詞裏有一句說得最好，道是：『還睡！還睡！解道醒來無味。』假如我們真覺得這世界是無味的話，那末大家都睡吧！到睡鄉中去找尋更美麗的夢境，因為真正的大同世界只能在夢裏去尋求的。

打開箱子發現了去年春天在南京寫的這篇短文，展讀一過，百感交縈。一年來的艱苦遭際，讓我覺得以往的生活真是一個荒唐夢，大有昨非而今猶不是之感。我發誓不再作夢了。然而我如何忘得了南京？

「正氣歌」跋

二十七年的秋天，在重慶開始寫這劇本；到二十九年夏天在江安寫完；從頭到尾用了將近兩年的工夫，說是兩年，輟筆的時間却至少佔了十分之七八。

我有一個脾氣；就是對過去的事情不願多說。「正氣歌」的寫作自然亦是過去的事情了，那麼還提它做什麼呢？

然而我現在却又浪費筆墨，要在這紙上寫上幾行黑字。

因為這兩年的時光，給了我多少嶄新的經驗啊！家國之思，朋友的愛，改變了我已經二十一年的平靜生活。在這大動亂的際遇裏，我發現了一條新路。所謂新路者，祇是指的